

## 悉尼声援三退集会 议员曝中领馆恶行

(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)二零一四年七月五日正午,在悉尼最繁华的市中心乔治街声援一亿七千万中国人“三退”(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)的集会活动上,帕拉玛塔市议员安德鲁·威尔逊(Andrew Wilson)曝光了中领馆恐吓、阻止议员支持法轮功团体的真相。

### 市议员:中领馆的越权行为是不能接受的

帕拉玛塔(Parramatta)市议员安德鲁·威尔逊(Andrew Wilson)先生在集会上曝光中领馆对华裔议员约翰·胡(John Hugh)先生恐吓、阻止,不让他来出席今天的集会。威尔逊先生说:“在这个美好的国家,我们可以讲我们想要讲的,做我们所要做的。今天,作为帕拉玛塔市政府的议员,我只身一个人到这里来。因为另一个华裔议员约翰·胡被阻止来出席这个集会。不久前,约翰·胡向悉尼中领馆申请去中国大陆的签证,而中领馆的人对他说,如果你要我们给你签证,你就不能支持法轮功,否则,我们就不会给你签证。不幸的是,约翰·胡为了不影响整个市政府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计划,不得不同意中领馆的要求。所以他今天就不能来了。”

威尔逊先生接着表示:“我要告诉你们的是,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人,都不应该容忍另一个专制国家的领事官员告诉你,什么是你应该说的和什么是你应该做的。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对于任何一个澳洲华人,澳洲泰国人或其他民族人士,悉尼中领馆的这种做法是都是越权行为,都是不能接受的。”

谈到中共本性时威尔逊先生阐明:“从今天打出的横幅上,我们可以了解百万、千万的中国人在退出中国共产党,为什么?因为他们看到共产党做的与所宣传的不是一回事,整个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塔,是



帕拉玛塔市议员安德鲁·威尔逊(Andrew Wilson)先生在集会上发言

一个可怕的东西,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东西。在天安门广场上,中共政权用坦克和子弹镇压了本国的民主和自由的呼声。当人们看清它是什么时,人们当然要离开它。

“对有信仰的个人和团体的迫害是一种犯罪。中国人民怎么能够认同那些迫害持不同看法和有不同信仰的人呢?从越来越多的人退党可以看到,中国人在做出选择,他们在作出与东欧人同样的选择,抛弃共产主义,所以,中国未来是美好的。”

### 澳洲女士:听“活摘”真相 情不自禁痛哭

Alex 来自英国,听了中共活摘器官事实后,她感觉是太令人震惊的罪行,她感同身受般地告诉法轮功学员,她的心都快碎了,实在难以承受。

还有两位中年西人女士,她们听完真相都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。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年女士,听完真相后,眼泪如决堤地涌出,她说这些被活摘器官的人一定不是自愿的。因为她姐姐是医生,知道这些事。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,就是这事太邪恶了,太令人心痛了。一位盲人女孩也过来签名,呼吁制止活摘。

### 华人觉醒 义务劝听真相

“三退”义工 Wenny 介绍说:刚从中国大陆来学习了两个月的留学生,不知道这是什么活动, Wenny 告诉他:“我们是在讲真相,做‘三退’。”这个留学生问:“有这么多人退吗?这数字是真实的吗?” Wenny 回答说:“这数字包括退出党、团、队。”留学生“哦”了一声明白了,又问:“不付钱你可以给我这张报纸吗?” Wenny 回答说:“可以,本来这些报纸都是免费赠阅的,不收钱。”留学生又问:“你们哪来的钱呢?” Wenny 说:“这些义工自己掏钱去印资料的,是为了你们好!”留学生吃惊地问:“为何为了我们好呢?” Wenny 逐一告诉他“三退保平安”对人的重要性,留学生说:“原来是这样啊!” Wenny 又说:“一个生命是很值钱的!他一旦明白了真理就更是无价之宝了。所以每个义工都愿意掏钱去印资料,传递给你们。”留学生觉得义工们这么善心,就多拿了些真相资料,准备回去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功真相,因为今天他是第一次看到、听到真相,最后留学生还是用“王顺”这个化名退出了中共团和队。◇

# 马冬梅面临非法判刑 失明老母为女鸣冤



马冬梅

(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)大连法轮功学员马冬梅面临非法判刑,她七十九岁的老母亲张惠郡听闻此消息后,发出了悲呛的呼声:“她一个弱女子,手无寸铁的,怎么能破坏国家法律实施?现在要以这个罪名判她入监,我想不通。”这位几近失明的老人要为女儿申冤。

马冬梅于2013年8月31日被绑架,2014年5月27日遭沙河口区法院非法庭审,马冬梅在庭上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:法轮功是正法,自己身心受益。传播法轮大法真相资料,是想让更多的人解除痛苦。她说:“我没有罪,我没有错,法轮功没有错,大法弟子没有错!”

以下是张惠郡老人的申诉信:

我叫张惠郡,今年79岁,家住大连沙河口区马栏子。2013年8月31日上午10点多,我小女儿马冬梅到商店买粮,让我在家等送粮的。过一会儿,有人敲门,我以为是来送粮的,开了门,一下闯进一群人,不是送粮的,说是本地派出所的。后来知道,他们不是辖区富民派出所,是西岗区香炉礁派出所的,其中一位姓霍,一位姓王,没穿警服,他们让我到派出所落实一件事,我的眼睛几乎失明,耳背的厉害,行走也不方便,我说就在家说吧。正争执不下时,马冬梅回来了,他们就强行把马冬梅带走,还一个劲儿向我保证:调查完事,人就送回来。可是人刚被带走,估计还没出楼洞,留下的几人就开始到处乱翻,把上锁的柜门也撬开了,拿走了我家里很多东西,也没告诉我都拿了些什么,人走了就没有了任何消息。

我当时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,因为一个星期前,也就是8月24日,我小儿子因医疗事故过世,我的老泪还没擦干,8月31日和我相依为命的小女儿又被带走,我这一把年纪经历了不少,可也经不起一个星期失去

两个孩子呀,我吃不下、睡不着,好长时间起不来床,差点把这条老命搭进去。我老伴离世的早,剩下我一个孤老婆子很无助,我不能做什么,只能无奈的在家一等再等。

我很担心冬梅的哮喘病再犯,更担心她的安危,现在执法犯法的事也不少,要是刑讯逼供,她能不能挺过这一劫?整天胡思乱想的。打听不到任何消息,那种无望的等待让我着急上火吃不下饭,眼睛和耳朵比以前更差了,140斤的体重瘦成100斤,都脱了相了。

直到11月15日,派出所通知我说马冬梅因为炼法轮功被批捕了。2014年1月6日,又告诉我马冬梅案子送到了沙河口区法院。

2014年5月17日开的庭,我女儿为自己作的无罪辩护,说她信仰的真、善、忍没有错,她的一切行为都没有触犯国家任何法律,同时她的信仰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。实际上从冬梅的变化,我知道法轮功是正法大道。

冬梅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,三岁的时候持续高烧,退烧后留下哮喘后遗症,犯病的时候死去活来,大人又得喊又得掐她人中,背着她满地不停的走,严重时就得住院,家里经济条件不好,也住不起医院,就试各种偏方,但都不好使。她6岁的时候又从二楼摔到一楼,患了严重脑震荡,当时双眼失明,因为年龄太小,医院不能做开颅手术,只能保守治疗,长期吃药,眼睛是能看见东西了,可头上依旧有个大硬包,身体也变形了。本以为她的哮喘长大能好些,但不见强,不能干活,累一点就喘不上来气,所以她现在四十多岁了,也没工作过,就更别说出嫁了。

九十年代,国家新闻媒体报道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,很多人炼,许多的疑难杂症都炼好了。孩子能健康的活着是为人父母的愿望,我们鼓励冬梅炼功。冬梅炼了法轮功后,身体果然强壮了很多,不但生活能自理了、给家里减轻了不少经济负担和精

神压力,而且她和我一起生活,家里家外都是她操心,给我做饭、收拾家、陪我散心,我没有退休金,只靠几百块钱生活费过活,我们的条件已经足够向政府申请生活补助了,但一直没有给国家和政府添麻烦。

冬梅从来不会伤害任何人,更不可能做些违法的事,能健康的活着对她来说就已经很好了。她没上过几年学,没参加过工作,没有什么社会阅历,也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群,她一个弱女子,手无寸铁的,怎么能破坏国家法律实施?现在要以这个罪名判她入监,我想不通,实在太冤了。

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“文革十年”,那些冤案都在不断平反。现在国家领导人也换了,很多事也已经公开表露了,就不能再无端冤判我的孩子了,我得为孩子申冤,向有关部门反映,以国家法律条文办事,替我孩子说句公道话,让她早点回来,也能让我这个孤老婆子有个照应,以减轻政府负担,也是维护社会稳定,同时也可以彰显司法公正。

张惠郡

2014年6月26日



在央视报道的所谓“自焚”事件的录像中,有一男子在军警间从容拍摄。国际社会质疑:央视自焚录像有远景、移动拍摄的近景,还有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,并且录下了声音,显然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。所谓“天安门自焚”实际上是中共为抹黑法轮功而导演的一场戏。